

The Darkest Room

Johan Theorin

极 暗 之 室

〔瑞典〕
约翰·希欧林 著
刘勇军 译

CBS

湖南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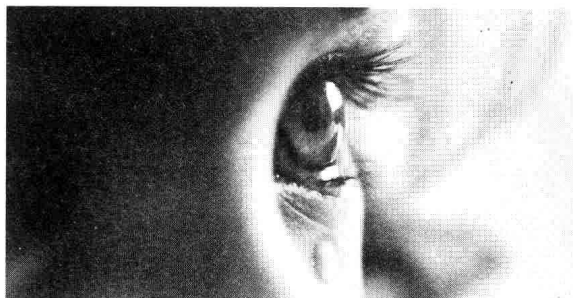
博集天卷
CS-00067

极暗之室

〔瑞典〕

约翰·希欧林 著

刘勇军 译



The Darkest Room

Johan Theorin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极暗之室 / (瑞典) 希欧林 (Theorin, J.) 著 ; 刘勇军译 .

—长沙 : 湖南文艺出版社 , 2012.6

书名原文 : The Darkest Room

ISBN 978-7-5404-5530-9

I. ①极… II. ①希…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瑞典 - 现代

IV. ①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0008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 图字 18-2012-110

Copyright © Johan Theorin, 2008 for Nattfåk

First published by Wahlström & Widstrand, Stockholm, Sweden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Bonnier Group Agency, Sweden and The Grayhawk Agency

极暗之室

作 者 : [瑞典] 约翰·希欧林

译 者 : 刘勇军

出 版 人 : 刘清华

责任编辑 :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 张应娜

策划编辑 : 马冬冬 朱桂林

版权支持 : 李彩萍

版式设计 : 李 洁

封面设计 : 韩 捷·SARTORI

出版发行 :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 410014)

网 址 : www.hnwy.net

印 刷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320 千字

印 张 : 12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04-5530-9

定 价 : 29.8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 010-84409925)

“每年冬天，那些亡灵都会聚在一起庆祝圣诞节。不过有一次，他们的庆祝仪式却被一位老处女搞砸了。平安夜那天，那位老妇人的钟停摆了，她半夜就起床去了教堂，听到里面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像是有人在举行礼拜仪式，教堂里全是人。老妇人突然看到了她年轻时的未婚夫。早在几十年前他就淹死了，但现在他却跟其他人一起坐在教堂的长凳上。”

——19世纪瑞典民间故事

目录 CONTENTS

001. 楔子
1846年冬
006. Chapter 1 10月 意外
“可这是利维亚啊，”他看着蒂尔达说，“卡特琳呢？我妻子呢……卡特琳在哪儿？”
075. Chapter 2 11月 悼亡书
他背靠在墙上，听着妻子的声音。
206. Chapter 3 12月 安魂曲
终有一天我们亦会如此。将记忆和灵魂留在这里。
376. 致谢

楔子

1846年冬

卡特琳，我的故事是从“鳗鱼角”庄园建造那年开始的。对我来说，那座庄园不只是我和母亲居住的地方，它更见证了我的成长。

捕鳗鱼的拉格纳·戴维松曾经告诉过我，建造庄园用的材料大部分是从一艘运输木材的失事德国船上打捞来的。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畜棚上面有个干草棚，干草棚远端墙上的一块木板上刻着“纪念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

我曾听到墙里传来死人的窃窃私语。他们肯定有数不完的悲苦要向世人倾诉。

瓦尔特·布隆梅森正端坐在“鳗鱼角”庄园的一间小石屋里，双手合拢向上帝祷告。他在祈祷今晚的大风和海浪不会摧毁他的两座灯塔。

他以前也不是没经历过糟糕的天气，但这样的暴风雪他还是头一次碰上。东北风呼啸而至，周围都成了粉妆玉砌的世界，所有施工作业都停了。

上帝啊，求你让我们顺利地建好这两座灯塔……

布隆梅森是灯塔的建造者，不过，他也是第一次在波罗的海建造棱镜灯塔。他是去年三月来到厄兰岛的，刚一到就马不停蹄地开始工作：请工

人，订购黏土和石灰岩，租来强壮的役马。

春天空气清新，夏日气候温暖，秋季阳光明媚，工程进展得非常顺利，两座灯塔眼看就要竣工了。

可接下来，太阳不见了踪迹，冬天说来就来，气温下降，令人们如坠噩梦的暴风雪终于如期而至。半夜，暴风雪就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不断肆虐海岸。

直到黎明将至大风才逐渐平息下来。

正在这时，海上突然传来一阵哭声，声音是从“鳗鱼角”方向传来的，有人用外国话呼喊求救，声音撕心裂肺。

布隆梅森被这求救的声音陡然惊醒，他随即叫醒疲惫不堪的建筑工人。

“沉船了，”他说，“我们得去看看。”

可那些人全都困倦不堪，哪里想去？但他还是将他们一个个叫了起来，走到冰天雪地的屋外。

他们弓着背，迎着刺骨的寒风，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海岸走去。布隆梅森一转头，看到了还未完工的石塔仍屹立在岛上。

而他对面的西边什么也看不到。平坦的海岛白雪皑皑。

一行人在海岸停了下来，朝海中望去。

他们在黑暗中望向沙洲，眼前只是灰蒙蒙的一片，但他们仍能听见咆哮的海浪声中夹杂着微弱的哭喊声，以及时不时传来的木材断裂和钉子迸出的声响。

一艘大船在沙洲上搁浅，正在下沉。

船上嘈杂声四起，求救声呼天抢地，可那些建筑工人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呆呆地站在那里听着。他们曾三次试图驾驶小船出海，但每次都无功而返。能见度太低了，海面波涛汹涌，而且，水中全是一根根又粗又大的木头。

那艘搁浅船的甲板上一定装有大量木材。船下沉的时候，被海浪冲散的木头从船上滚入水中。那些如破城槌一般长的横梁被冲到浅滩上，最后全堆在海角入口处，相互碰撞，发出“咚咚”的声音。

当太阳从一片死气沉沉的云雾中升起的时候，第一具尸体被发现了。死者是一名年轻男子，尸体离陆地十几码远，双臂张开随海浪上下颠簸，似乎直到最后一刻，他仍然试图抓住身边的一根木材。

两个灯塔建筑工人蹚过浅滩，牢牢地抓住死者穿的粗羊毛衫，将尸体从沙洲往岸上拖。

快上岸的时候，两人抓住死者冰冷的手腕，用力将他拖出水面，但这名死者个头儿很高，肩宽体阔，背起来可不轻松。建筑工人只得将他拖过大雪覆盖的海岸，在尸体拖拽的过程中，衣服里不断有水汨汨流出。

建筑工人聚在尸体旁，一句话也没说，也没敢碰他。

最后，布隆梅森弯腰将尸体翻转过来。

淹死的是个水手，一头浓密的黑发，半张着嘴，好像是正在呼吸的时候骤然停止心跳的，眼睛死死地望着灰色的天空。

工头猜想这名水手也就二十来岁，希望他还没有娶妻生子，但他也许有家庭需要赡养。现在，他就这样死在异国他乡的海滩上，也许，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船是在哪座海岛遇难的。

“我们必须尽快叫牧师来。”布隆梅森说着合上死者的眼睛，这样，他也不用睁大双眼徒劳地望着天空了。

三小时后，共有五具尸体浮上“鳗鱼角”周围的海岸。一个破损的铭牌也被冲上了岸，上面写着：**克里斯蒂安·路德维希——汉堡市^①**。

当然还有木头，不计其数的木头。

遇难船漂来的货物可都是宝贝，这些东西是可以用来换钱的，在“鳗

① 汉堡市，德国西北部一城市。

鱼角”建造灯塔恰好需要钱。那些建筑工人一下子就获得了这么多上好的松木，得值好几百里克斯^①。

“我们必须将这些木头全搬上岸，”布隆梅森说，“将它们堆起来，免得被海浪冲走。”

他自顾自地点点头，抬头望了望大雪覆盖的平原。这座岛上没多少树木，只有一座座为“鳗鱼角”的灯塔守护者和他们的家人建造的小石屋，现在他可以建造一间很大的木房子了。

布隆梅森想建造一栋有围墙的大庄园，房子要宽敞、通风。他要给在世界尽头守护灯塔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港湾。

但是，用失事船的木头建造房子恐怕会招致厄运。所以，必须进行祭祀以冲走霉运。也许还得设个祭堂，以祭奠那些在“鳗鱼角”死去的人，让那些客死异乡的亡灵得以安息。

布隆梅森心里盘算着要建造一栋大房子，说干就干，他当天就迈开大步，开始测量土地。

但暴风雪过后，当瑟瑟发抖的建筑工人将木头从水里拖上岸，堆在草地上的时候，许多人仍能听见溺水者发出的求救声在空旷之地回响。

我相信灯塔建筑工人绝对忘不了溺水者的呼救声。而且我还相信，他们中许多迷信的人一定会质疑布隆梅森用沉船的木头建造大房子的决定。

当初，那些濒死的水手在被海浪卷走的一刹那绝望地想抓住那些木头，而这栋房子正是用那些木头建造而成的——我和我的母亲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搬进去的，当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多了解点情况，不如此匆忙呢？35年后，你和你的家人真的也搬到那里去了吗，卡特琳？

——米拉·兰博

^① 里克斯：原瑞典银币。

乡村生活——改变你的人生！

物业：“鳗鱼角”房产，地处厄兰岛东北部。

商品描述：这座宏伟的大庄园建于19世纪中叶，当初是为灯塔守护者建造的，环境清雅，独享天成，可欣赏波罗的海的美景，离海岸不足三百码，真可谓海天一线。

建在海岸之上的大花园有平坦的草地，特别适合小孩在上面玩耍，草地的北边由稀松的落叶林包围，西边是一个鸟类保护区（名为奥菲莫森），南边的草地和平原与大海相连。

建筑物：这栋漂亮的庄园共有两层（无地窖），总面积大约为280平方米，需要重新装修和安装现代化设备。构架、托梁和房屋的正面均为木质结构。瓦屋顶。玻璃阳台朝东。五个贴瓷壁炉保存完好。所有房间都为松木地板。有公共供水系统和独立的排污系统。

一层附属建筑物（石灰岩材料建造的外屋），大约80平方米，水电齐全，修缮后可作理想的租赁场所。

外屋（以石灰岩和木头建造的畜棚），大约450平方米，不过条件相对较差。

出售情况：已售。

Chapter 1

10月 意外

“可这是利维亚啊，”他看着蒂尔达说，“卡特琳呢？我妻子呢……
卡特琳在哪儿？”



一声尖叫响彻黑暗的房间。

“妈——妈？”

他“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睡眠犹如温暖而幽暗的洞穴，他感觉自己置身其中，里面回音缭绕，匆忙醒来是种痛苦。一时间，他的潜意识里怎么也想不起是谁在呼喊，也不清楚声音来自何处，脑海里仅剩下一片模糊的思想和记忆。是埃塞尔吗？不，不是埃塞尔，难道是……卡特琳？是卡特琳吗？他眨了眨眼，茫然无措地在黑暗中寻找亮光。

刹那间，自己的名字跃然于脑海——乔金·威斯汀。此刻，他正躺在北厄兰岛“鳗鱼角”庄园的双人床上。

乔金是在自己家中。他的妻子卡特琳和他们的一双儿女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月，而他则是昨天刚到。

一点二十三分。收音机闹钟上的红色数字是这间四面无窗的房间唯一的光源。

可这会儿，那个唤醒乔金的声音消失了，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刚才那个声音他听得真真切切。另一个房间有人辗转不眠，他刚才分明听见那边传来低沉、压抑的呜咽声。

双人床上，卡特琳一动不动地躺在他旁边酣睡。她面对床沿，把被子都卷在身上。尽管她背对着他，但他仍然能够看到她纤细的轮廓，感受到她的体温。她独自一人在这张床上睡了近两个月了——乔金这段时间一直在斯德哥尔摩生活和工作，每隔一个星期来这里一次。两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实在不容易。

他将一只手伸向卡特琳的后背，就在这时，他又听见了那声喊叫。

“妈——妈？”

这次，他听出是利维亚的声音。于是他掀开被子，下了床。

卧室一角的瓷壁炉还冒着热气，但是，当他光脚踩到木地板上时却感觉上面冰凉刺骨。厨房和孩子们的房间的地板都换成隔热地板了，他们卧室的地板也得换，不过要等到新年的时候才能动工。看来他们还必须多准备些地毯过冬，当然，还有木柴。他们得找些便宜的柴火生炉子，因为房子的周围并没有树木供他们砍伐。

在寒冬来临之前他和卡特琳还得为这房子置办许多东西，明天他们就得将单子列出来。

乔金屏住呼吸听了听。现在又没声了。

他轻轻地将挂在椅子上的便袍披在身上，越过两个还没打开的盒子，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

屋子里漆黑一片，匆忙中，他竟然走错了方向，因为他们住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孩子们的卧室是在右手边，而现在他们的卧室却在左手边。

乔金和卡特琳的卧室在这个洞穴式的大庄园中显得很小。外面的走廊上靠墙堆着一些纸箱，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大厅，大厅里倒有几扇窗户，窗户对着铺有瓷砖的内庭，而内庭两侧各有一间房子。

“鳗鱼角”庄园面朝大海。乔金走到大厅的窗户那儿，由栅栏往远处的海岸望去。

一盏红色的灯在远端闪烁，那闪烁的灯光来自岛上的双子灯塔。南塔的光掠过岸边一堆茂密的海藻，远远射入波罗的海，北塔却漆黑一片。卡特琳曾跟他提过，北塔灯从来都没亮过。

他听见房子周围大风呼啸，看见灯塔投下的影子鬼魅般舞动着。海浪总会让他想起埃塞尔，尽管当初是严寒而不是海浪让她送命的。

惨剧仅仅发生在十个月前。

乔金身后那低沉的声音再次响起，但声音不再呜咽，听起来像是利维亚在自言自语。

乔金转身回到走廊。他小心地跨过宽宽的木门槛，走进利维亚的卧室，那里只有一扇窗户，里面漆黑一片。窗上挂着一块绿色的窗帘，上面五只粉红的小猪正围着窗口欢快地跳舞。

“走开……”黑暗中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走开。”

乔金踩到床边地板上一个可爱的小玩具。他捡了起来。

“妈妈？”

“不是的，”乔金说，“是爸爸。”

他听见黑暗中微弱的呼吸声，摸索着找到了大花被下扭动身体的女儿。他俯身到床前。

“你睡着了吗？”

利维亚抬起头。

“什么？”

乔金将那可爱的玩具挨着她放到床上。

“福尔曼不小心掉到床底下去了。”

“他摔疼了吗？”

“噢，那倒没有……我想他连醒都没醒。”

她抱着她最喜欢的布玩具，那是一只两条腿的动物，是去年夏天他们在哥特兰岛游玩的时候买的。这是一个半人半羊的玩具。几年前一个叫福尔曼的拳手竟然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成功复出，乔金便将这个奇怪的小家伙取名叫福尔曼。

他温柔地抚摸着利维亚的头。她的额头有点儿冰凉，过了一会儿，她终于放松下来，小脑袋慢慢靠在枕头上，抬头看着他。

“你来了很久了吗，爸爸？”

“没呢。”乔金说。

“那刚才这儿还有别人。”她说。

“你刚才做梦了。”

利维亚点点头，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梦乡。

乔金坐了起来，转过头，透过窗帘看见南塔闪烁着微弱的光。他朝窗户走了一步，稍稍掀开帘子。那扇窗户面朝西边，两个灯塔从这个地方看得不是很清楚，但红色的闪光却能扫过房子后面的空旷田野。

身后再次传来利维亚均匀的鼻息，她睡熟了。明天早上，她并不会记得他曾来过这里。

他瞥了一眼另一间新装修的卧室。装修房子和置办家具都是卡特琳一手操办的，而他这段时间则在斯德哥尔摩清理最后那点儿家当，打扫房子。

房间里一片寂静，两岁半的加布里埃尔正一动不动地蜷缩在靠墙的小床上。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加布里埃尔每晚八点左右的时候会上床，差不多睡上十小时，中间不会醒来。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摊上这么乖巧的小孩。

乔金悄悄转身，蹑手蹑脚地回到走廊上。房子嘎吱作响，他似乎听到周围有轻轻的敲门声，而那嘎吱嘎吱的声音就像是有人在地板上来回走动。

他回到自己床上的时候卡特琳仍在熟睡。

第二天早上，有人前来拜访这一家人，那人约莫五十岁，脸上挂着浅浅的笑。他来的时候敲了北侧厨房的门。乔金想到来人可能是邻居，便很快开了门。

“你好，”那人说，“我叫班尼特·尼贝里，是本地报纸《厄兰岛邮报》的记者。”

尼贝里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照相机贴在肥嘟嘟的肚皮上，手里拿着一

个笔记本。乔金跟这名记者握手的时候多少有点迟疑。

“我听说最近几周有大型搬家车到‘鳗鱼角’，”尼贝里说，“我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在家里见到你。”

“我刚到不久，”乔金说，“不过，我的家人倒是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了。”

“你们不是一起搬过来的？”

“我是个老师，”乔金说，“刚放假。”

记者点点头。

“我们必须报道这件事，”他说，“相信你会理解。我记得我们是去年春天接到的通知，说‘鳗鱼角’庄园已经卖了，现在，人们很想知道到底是谁买了这个庄园……”

“我们只是普通人家，”乔金很快说，“你不妨把这个写上。”

“你们是哪里人？”

“斯德哥尔摩。”

“看来你们是想学那些皇家贵族，”尼贝里看着乔金说，“你们会像国王那样，只在天气暖和、阳光明媚的时候才到这儿度假吗？”

“不是的，我们一年四季都会待在这里。”

这时卡特琳已经进了大厅，挨着乔金站在那儿。那名记者瞥了她一眼，她礼貌性地点了点头，接着，两人邀请记者进了屋。尼贝里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

他们邀请他在厨房就座，因为那里刚刚添置了新家具，还铺了抛光的木地板。

八月份，卡特琳和铺地板的工人在装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地板下面有一个隐蔽之所，里面有一个以扁平的石灰岩制成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把银匙和一只发霉的童鞋。装修工人告诉她，这两样东西是祭品，意在保佑这个大庄园的居住者多子多福、五谷丰登。

乔金泡了咖啡，尼贝里在一张长方形的橡木桌旁坐下后再次打开笔记本。

“你们当初怎么会想到买下这栋房子？”

“呃……我们喜欢木房子。”乔金说。

“是的。”卡特琳说。

“可是，买下‘鳗鱼角’庄园从斯德哥尔摩搬到这里……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倒也不是，”卡特琳说，“我们在布罗马有房子，不过，我们早就想在这里置办房产，去年就开始留意了。”

“为什么选择北厄兰岛？”

这次回答的是乔金：

“卡特琳是厄兰岛人，她家人……以前在这儿住过。”

卡特琳瞥了他一眼，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如果要谈论她的身世，那也得由她来说。不过，她一般不愿意讲述这段往事。

“噢，是吗，他们以前在哪儿住过？”

“很多地方都待过。”卡特琳并没有看记者，只是回答道，“他们经常搬家。”

乔金本来想说，他妻子是米拉·兰博的女儿，托伦·兰博的孙女，但这么说的话，尼贝里可有得写了，于是他什么也没说。卡特琳和她母亲当初也甚少交流。

“我打小就在城里生活，”他说，“我是在雅各布斯贝里八层楼的公寓楼长大的，那样的环境令人生厌，柏油路上车来车往。所以我很想搬到乡下来住。”

开始，利维亚安静地坐在乔金的膝盖上，但她很快觉得这样的谈话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便跑到自己的房间去了。坐在卡特琳身边的加布里埃尔也跳下来跟着姐姐去了。